惠州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李 存

(广东惠州大学地理系 惠州 516015)

提 要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惠州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重点考察了腹地和职能的演化。基于动力学分析,认为惠州城市未来发展的动力将主要来自石化、电子等行业的工业化和以惠州港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地位。

关键词 惠州 城市 形成与发展

分类号 中图法 F299. 21

投资 46 亿美元的南海石化项目选址惠州, 随着这个中国最大合资协议的落实, 人们普遍认为惠州发展潜力巨大。惠州今后如何建设?回顾过去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无疑是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1 惠州城市起源

惠州城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 200 多年以前的春秋晚期。一般认为,城市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春秋中晚期,在岭南的古越族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不很发达的奴隶制生产关系^[1]。惠州附近出土有春秋时期的青铜编钟,兽足云雷纹铜鼎,说明此时阶级关系已经产生,具备了城市形成的政治经济条件。

另有一种写入教科书的观点认为,城市的出现 先于国家的产生,并促使人类进入阶级社会^[2]。 《吕氏春秋·恃君篇》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 ……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该书成书三十 几年后,秦朝在今惠东县梁化屯设立了傅罗县治。 越族无文字,历来认为,傅罗就是缚娄的汉语转音记 录。依此看来,最迟在战国末年惠州附近就已经出 现过城市。

惠州有史可考的城市是 214 a B. P. (秦始皇三十三年) 设立的傅罗县治。秦朝在粤东(指广东东部,下同) 设立了龙川、揭阳、傅罗三个县。龙川县治在今龙川县佗城,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通向粤东及今福建、江西等地的河运端点,依仗河运补给可以将秦军势力直指闽越。揭阳县治的准确地址不清楚,但

已知它离潮州不远,是秦朝统治韩江流域越族的中心和军事势力指向闽越的又一基地。联系起来看,位于今惠东梁化的傅罗县治既扼守着番禺(今广州)至龙川的河运咽喉,又控制着番禺至揭阳交通的水陆转运点。显然,傅罗县治既是秦朝统治原缚娄国越族居民的行政中心,又是镇守粤东交通枢纽职能的军事中心,是个典型的古代城市。现存梁化古城遗址,应该是从秦代开始建立的。

西晋时傅罗改名博罗,南朝梁时期博罗县治升为梁化郡治。从隋朝开始本地区的中心迁到了今惠城区,惠东梁化附近连个县治也没有设立过。今惠城区与秦傅罗县治具有相同的地理位置,都处在莲花山脉西侧的平原低地,都是粤东的交通枢纽,占有的腹地重合,只是由于东江一西枝江河道变迁,具体地址有所不同而已。傅罗县治、梁化郡治,和隋以后的循州州治、宋以来的惠州州治是一脉相承的。傅罗县治的起源就是惠州城市的起源。

2 惠州城市腹地演化

2.1 腹地的范围

在信息依赖人和货物的移动而得以传播的封建农业经济时代,对一个地方性很强的城市来说,其行政腹地和经济腹地是相当一致的。整理惠州行政沿革(表1),可以分析出:

1) 惠州腹地大致分为两个层次: 核心区包括今惠城区、惠阳市、惠东县等地, 比今惠州市所辖的地域 略小。这一地域, 除413~503年之间的时段外,

表 1 惠州的行政沿革[3,4]

Table 1 The administrative evolution of Huizhou

朝代	中心地名称	行政范围(今县、区、市)
秦- 西晋	傅(博)罗县	惠城、惠阳、惠东、博罗、紫金 (部分)、汕尾城 区、海丰、陆 丰、陆河(部分)
东 晋	博罗县、欣乐县	惠城、惠阳、惠东、博罗、紫金 (部分)
南北朝 (宋、齐)	博罗县、欣乐县、 安怀(怀安)县	惠城、惠阳、惠东、紫金(部分)
南北朝 (梁、陈)	梁化郡	惠城、惠阳、惠东、紫金(部分)
隋- 唐	循州(龙川郡、 海丰郡)	惠城、惠阳、惠东、博罗、龙门(部分)、源城、东源、紫金、连平、和平、龙川、五华、兴宁、新丰、汕尾城区、海丰、陆丰、陆河(部分)
五代一元	惠州(祯州)	惠城、惠阳、惠东、博罗、龙门(部分)、源城、东源、紫金(部分)、连平、新丰(部分)、汕尾城区、海丰、陆丰、陆河(部分)
明朝	惠州	惠城、惠阳、惠东、博罗、源城、 东源、紫金、连平、和平、龙川、 五华、兴宁、新丰、汕尾城区、 海丰、陆丰、陆河
清朝	惠州	惠城、惠阳、惠东、博罗、源城、 东源、紫金、连平、和平、龙川、 新丰、汕尾城区、海丰、陆丰、 陆河(部分)

秦以来其余的 2 100 多年都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位于该区以内的中心地。由核心区吸引的范围包括今惠州、汕尾、河源三地市,有时还包括今梅州市的部分县,范围和 1988 年以前的惠阳地区相当吻合。自核心区内设置郡(州)治以来,除 503~591 年和1988 年之后,两段共计不足 100 年的时间之外,其余 1 300 多年都是以今惠城区为中心地的腹地。后者是惠州城市的基本腹地。

2) 核心腹地偏于西部, 东部的基本腹地分为两大单元。惠州至广州的直线距离只有 120 km 左右, 广州的城市发展水平自秦代以来一直高于惠州, 也一直设立着高出惠州一个等级的行政中心, 因此惠州腹地向西延伸的范围不大。惠州基本腹地的东界约在东江和韩江两流域的分水岭及其向南的延长线附近。东部腹地以莲花山脉为界, 山脉以北的东江中上游地区是惠州城市的内陆腹地; 山脉以南的各独流入海小流域是惠州城市沿海腹地。两单元的交通联系须绕惠州而行, 它们通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交通线在西枝江汇入东江的河口附近结节。惠州的 腹地正是以交通为基础组织起来的。

2.2 腹地经济发展

东晋以前,粤东地旷人稀,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生产方式^[5],经济发展相当缓慢。东晋至南朝期间,汉族政权南移、人口南迁,粤东沿海地区和东江下游地区进入一个开发高潮。反映在行政上,是设县成倍增加、设郡渐次增多。到南朝宋时期,小小的西枝江流域已设立了3个县治,梁时期还以此为主体设立了梁化郡。而粤东内陆地区直到五代以前还相当荒凉,惠州的临近地区唐朝时还有野象出没^[6]。

五代以后,特别是北宋时期,北方人口大量涌入粤东。宋元丰年间,东江流域及其毗邻沿海地区的人口已超过 10 万^[7],粤东由唐朝时广东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一跃成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随着人口的迁入和文化的传播,惠州腹地的经济迅速上升。据考证,宋代时惠州、循州(今龙川、和平等地)"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1077年(熙宁十年)惠州的阜民钱监产钱 70 万贯,位居全国第二^[8]。惠州所属的石桥盐场年产盐 6 000 石,是当时广东最大的盐场^[9]。盐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可见宋代时惠州经济相当发达。

元代是粤东经济衰退的时期,惠州等地人口大规模迁出,农工商各业随之萧条。明代以来,惠州府垦殖事业深入山区,农村墟市走向繁荣,但由于多次迁海等原因,惠州府所属各地没能顺着商品经济的方向继续发展。直到1978年,惠阳地区还是广东比较落后的地区。

3 惠州城市职能发展

前已述及,早在惠州城市起源之时,它就是岭南的越族活动中心之一,秦朝设立的傅罗县治象一个统治越族的"据点"。东晋以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扭转。

3.1 城市职能的强化

东晋至南朝时期, 博罗县治发展为梁化郡治的过程, 折射出了惠州城市职能强化的原因。331年(东晋义熙九年) 成立东官郡时, 博罗属南海郡;336年(东晋太和元年) 在今惠城、惠阳一带新设的欣乐县也属于南海郡。南朝宋时期设立安怀县(今惠东县)时, 欣乐县和安怀县一起划归东官郡, 而博罗仍属于南海郡。梁时期以怀安(安怀改名)和欣乐为主体成立了梁化郡, 却把原博罗县治从博罗割出, 设为

梁化郡治。设县的增加和隶属关系的变更表明,这些县治所在的西枝江流域,当时受到流域开发和沿海开发的双重影响,也正是这种双重影响带动了这片平原低地的经济走向成熟。经济开发的成熟促成了郡(州)级行政地位的确立,也为惠州城市作为中心地辐射与吸引更大范围的腹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依靠这样的基础,隋唐时期循州所辖地域比以往大为增加,惠州城市的职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3.2 城市职能的完善

直到唐代,惠州城市职能还是以行政为主,经济职能相当薄弱。按照 851 年(大中五年) 唐朝政府的规定,"中县户满三千"才准设立市场。当时循州州治所在的归善县(今惠阳)约有 3 000 户人口,却是个下县,还不够资格设立政府认可的市场,

惠州经济职能的完善是从宋代开始的。与腹地的经济发展同步,宋代时惠州的城市经济已经相当繁荣。在今惠城区东平窑头的北宋窑址,出土 5 种胎色、9 种釉色、10 多种器形的大批瓷器和 5.05 万枚铜钱^[10],该窑品种全、规模大,看来财务状况也相当不错。由于腹地农垦事业的发展,宋代的惠州也已成为广东三大米市之一。随着经济发展,城市设施逐渐多起来了,城墙遗址至今可考,望野亭、东新桥、西新桥等名胜至今沿用。

明代以来,随着农村墟市的兴盛,惠州城市职能进一步完善,城市内部结构开始分化。明嘉靖年间,惠州已具有十字街(今中山东、南、西、北路)、东新桥头和水东街三个较大的固定市场^[11]。十字街是与官署相联系的传统商业中心;东新桥头和水东街分别处在惠州府城和归善县城临近西枝江河口的地方,是凭借水运发展起来的东江流域及其毗邻沿海地区的物资集散市场。清代惠州没能沿着商品经济的方向继续发展。1940年惠州市区只有22 100 人以工商为业^[12],1949年惠州市区的工商户也只有1 138 户^[13]。市场分布格局也没有大的变化,不过规模比明朝时大得多。

3.3 城市职能的转型

1949~1978年间,惠州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约为5520:25,工业内部又以生产本地居民生活日用小商品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13],农业又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14],惠州仍是个地方性很强的小城市。

近20 年来, 惠州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周一星等人根据 1984 年的资料对全国城市工业职能进

行过分类, 结果显示, 惠州在缝纫、皮革、电子等行业具有比较优势, 属于中小型的专业化的文教、缝纫工业城市^[15,16]。这表明惠州部分行业的工业化逐渐起步。根据 1990 年资料所做的研究显示, 惠州的电子工业具有 8 个离差的比较优势^[17], 其它工业虽然门类较为齐全, 产品却以供应附近各县为主^[18]。1995~1997 年惠州在全国城市电子工业产值的排序中保持前五位, 说明电子行业的工业化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近年来随着东风汽车惠州基地等企业的投产, 汽车制造等行业的工业化也在起步。惠州城市正由一个行政职能突出的小城市向部分行业工业化的大中城市转变。

4 惠州城市的发展动力

从发生学的角度纵观惠州城市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不难看出,地区经济开发、附近平原低地、交通枢纽位置和行业工业化,是惠州城市发展动力的主要源泉。

4.1 来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

惠州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是与粤东的浪潮式开发相一致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制约着惠州城市的发展水平。秦朝统一岭南,给本区带来了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也促成了惠州城市的正式产生。东晋南朝时期汉族政权南迁、人口南移,促进了本地区汉越两族的融合、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惠州城市职能也因之强化。五代至宋朝,本区人口猛增、商品经济开始推广,惠州城市职能也随之完善。明清时期本区集市贸易发展,惠州城市内部结构开始分化。改革开放以来,惠州走上工业化道路。

4.2 来自附近平原低地的动力

惠州附近的西枝江流域,有着粤东少见的较大规模的平原低地,这里气候适宜、水源方便,历来是粤东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例如唐天宝年间,循州总共有9525户在籍人口,而管辖着西枝江流域的归善一个县就集中了3000户。这一地区秦代以前就是越族活动中心,南北朝时已经设有三个县治,开发历史早,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地区率先进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可以说,西枝江流域的平原低地是孕育惠州城市的温床,是支撑惠州城市的核心腹地,它适合于人类生产生活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一直处于东江流域及其毗邻地区领先水平的经济,为惠州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推动力量。

4.3 来自交通枢纽地位的动力

在粤东的内部交通中, 莲花山脉是主要的地理障碍, 东江中上游与沿海低地之间的交通以莲花山脉西侧的西枝江流域为转枢, 整个粤东和珠江三角洲的交通又以东江下游河道及其沿岸为纽带, 这样, 地处西枝江河口附近, 同时又是东江渡口的惠州, 就成为整个粤东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最为重要的人流、物流集散地。正是这样一种建立在交通基础上的门户地位, 催促了惠州城市的产生, 决定了惠州城址, 维系和制约了惠州作为东江流域及其毗邻地区中心地的职能。

4.4 来自行业工业化的新动力

在交通变革和通讯发达的新时代,惠州作为粤东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的地位迅速下降了。但几乎是在同时,惠州走上了以电子等行业为先导的工业化道路。从此,惠州城市的职能由吸引与辐射临近市镇的地方性中心,向着以专门化职能为主,与更大范围内城市寻求水平分工的方向转型。目前,惠州在电子、汽车制造、纺织等行业的职能转型已较为成功,南海石化项目无疑会给惠州的工业化提供一个极为强大的推动力,惠州城市的发展可望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枝江流域的有利自然条件为惠州城市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交通枢纽地位维系和制约了惠州在粤东城市体系中的职能和等级,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惠州城市不断发展,这就是改革开放以前惠州城市形成发展的轮廓性结论。改革开放以来,部分行业的工业化推动了惠州城市职能的转型,惠州在向一个工业化的城市嬗变。对比起来,交通以及建立在交通基础上的人流、物流集散因素,对当今惠州城市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形势表明,重建新时代的交通枢纽将对惠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交通方式的变革,惠州在交通问题上已不可能重返昨天,但今天对历史限制的突破却给惠州预示了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历史上,惠州缺乏一个担负对外交往功能的港口,海洋是惠州交通上的巨大屏障;现在,吞吐潜力 1.2×10⁸ t 的惠州港正在起步。过去,南岭极大地阻碍着惠州与南岭以北地区的交通联系;如今,(北)京九(龙)铁路已经把惠

州与祖国各地连在一起。只需修建 50 km 的铁路(或高速公路),就可以把海上和内陆两个扇形腹地联结在一起。这不仅将对临海型工业的原料和产品集散提供极大的便利,而且充裕的吞吐潜力又将为建立普通商港留下充足的发展余地。建设一个以惠州港为中心的交通枢纽有助于推动惠州的工业进程,更有助于使惠州成为超越粤东意义的人流、物流集散中心,对惠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现在受到忽视的交通枢纽问题,必须尽快予以充分的重视。

参考文献

- 蒋祖缘, 方志钦主编. 简明广东史.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54~58
- 2 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编著.城市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5
- 3 潘理性,曹洪斌,余永哲编著.广东政区演变.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1.1~45
- 4 广东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广东历史地图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12~22
- 5 翁齐浩. 珠江三角洲全新世环境变化与文化起源及传播的关系. 地理科学, 1994, **14**(1): 1~8
- 6 曾昭璇. 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 华南师范学报(自然科学版), 1980, (1): 173~185
- 7 朱云成主编. 中国人口(广东分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 8 蒋祖缘, 方志钦主编. 简明广东史.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 社, 1993. 155: 161
- 9 黄公勉, 杨金森编著. 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5. 131~132
- 11 惠州市情调查组. 中国国情丛书(惠州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 1994. 202
- 12 张友渔. 惠州西湖志. 麦涛点校.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540
- 13 惠州市情调查组. 中国国情丛书(惠州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 1994. 119, 103
- 14 罗曼嘉. 广东省农业生态系统地域结构的数值分类. 地理科学, 1987, **7**(3): 207~217
- 15 周一星, R. 布雷德肖. 中国城市(包括辖县)的工业职能分类. 地理学报, 1988, **43**(4): 287~287
- 16 田文祝, 周一星. 中国城市体系的工业职能结构. 地理研究, 1991, **10**(1): 12~23
- 17 周一星, 孙则昕. 再论中国城市的职能分类. 地理研究, 1997, **10** (1): 11~12
- 18 欧阳南江. 珠江三角洲工业地域分工研究. 地理学报, 1996, **51** (1): 44~50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UIZHOU CITY

Li Cun

(Geography Department of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15)

ABST BACT

Huizhou City originated in late part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rod, which was set up in the east of Guangdong in the Qin Dynasty, was the ascertainable beginning of Huizhou City. Development of Xizhijiang (a branch of Dongjiang) drainage basin in the period from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o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trengthened the function of Huizhou City.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of hinterland of Huizhou City was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Huizhou had already been a city with rather flourishing handicraft industy and market then. Since the Ming Dynasty, the regional structure of Huizhou City had been differentiating. Due to undeveloped commodity economy, Huizhou was still an administrative local city by 1978. In recent 20 years, especially the latter decade, Huizhou is changing into an industrial city with leading industries of electron, automobile and oil, While its function as the central place of Dongjiang drainage basin and nearby coastland is to be resumed and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history, the main motive for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izhou City will come from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junction. Gre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promptly to the transportation problem.

Key Words: Huizhou; City;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